

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俄联邦的移民政策^{*}

邓兰华 张 红

[关键词] 俄罗斯; 华侨华人; 移民政策

[摘 要] 20 世纪末, 伴随着中俄改革的大潮, 大批中国人涌向了俄罗斯, 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华侨华人群体, 他们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求本溯源, 客观地去认识自 17 世纪中叶以来华侨华人在俄苏的历史, 揭示、反思新一代华侨华人在俄国的生存发展状态和社会历史背景及他们在俄罗斯各国移民中的地位, 分析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对华侨华人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及俄罗斯联邦政府十多年来移民机构、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政策变化, 以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华侨华人如何在俄罗斯这片热土上更好地发展, 从而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加快两国的经济建设步伐做出更大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34. 35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162 (2005) 02 - 0025 - 13

Overseas Chinese in Russia and the Russian Immigrant Policy

DENG Lan-hua ZHANG Hong

Key words: Russia; USSR;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 policies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in both China and Russi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went to Russia and formed a large immigrant community. The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exchange, trade contac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Russia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thus to reveal the situ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 Russia and their status among the Russian immigrants. The author also analyses different views 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hange of Russian immigration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so a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hinese in Russia to develop better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friend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20 世纪末, 中俄作为毗邻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先俄国十多年改革开放。进入 90 年代, 中俄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进行着社会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两国关系也由冷转暖, 睦邻友好。1996 年 4 月 25 日, 两国宣布结为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形势

下, 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及两国政府间的相互支持与友好合作, 为两国人民互通贸易、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互补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于是大批中国人于 90 年代初重新涌向了俄罗斯的国土。

十多年过去了, 华侨华人在俄罗斯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有多大? 本文试图求本溯源,

[收稿日期] 2004-07-09

[作者简介] 邓兰华, 女,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文学硕士, 莫斯科大学博士, 曾执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 翻译发表过俄文小说及关于俄罗斯文学方面的评论文章多篇。

^{*} 本文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2 - 2003 年度研究课题《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和我国移民政策策略研究》论文之六, 略有修改。

客观地去认识华侨华人在俄苏的历史，介绍当代华侨华人在俄罗斯的事业和生活，分析俄罗斯人对华侨华人既亲近又戒备的复杂心态，研究俄联邦政府新的移民政策，探讨华侨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俄罗斯这片热土上发展，并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加快两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做贡献。

一、沙俄及苏联时期的华侨华人

自 17 世纪中叶中俄领土开始接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便结下了不解之缘。1689 年，清朝政府同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约定边界。从此两国人民睦邻而居，共同渔猎，互通贸易。

（一）土著华人

19 世纪以来清朝国力日渐衰落，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八国联军陆续入侵中国，眼看着疆土沦为半殖民地的清朝政府，只好同列强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出让主权。

中俄在睦邻而居了 170 多年后，于 1858 到 1864 年之间先后签订了《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这些条约，中国前后割让给俄国共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条约规定，在中方割让出去的土地上原居住的中国人可继续留驻在当地。^[1]

就是说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在俄中接壤的一些边疆地区居住着一部分“土著华人”，他们主要从事农牧渔及手工业等体力劳动。

（二）逃亡移民

另一支早期迁移到沙皇俄国领地居住的中国人是陕西、甘肃、新疆的部分回民。他们是 1862—1878 年间中国西北回民反抗清朝政府统治的起义军，被左宗棠所率官兵镇压，失败后集体逃亡至当时已并入俄国版图的中亚地区。现散居在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孜别克及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当地及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人”。他们自称为“中央人”或“老回回”。目前，这支 100 多年前来自中国的回民共有 6.93 万人。^[2]

（三）早期的旅俄商人

中俄相邻后，中国商人通过海路和陆路到

达俄罗斯远东地区，继而深入到俄罗斯中、西部做生意。他们在莫斯科、彼得堡、托姆斯克、克拉斯诺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俄国较大的十几座城市里都设有商行，销售中国的丝绸、茶叶、大黄、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买回俄国的金沙、呢绒、皮货、毛毯等行销国内。

据史料记载，早期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商人多数来自于中国山西省。当时在俄远东地区做生意的中国人多数是小商、小贩。他们采用赊账、代销、易货等各种灵活手段，生意做得很红火，对俄罗斯商人一度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成为俄国在远东地区排挤华侨华人及反“黄祸”运动的诱因之一。^[3]

受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冲击，中国商人及企业主的财产先后损失惨重，绝大部分商人因为生意倒闭而纷纷撤回国内。1920 年，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接见商人代表时，一个汾阳人汇报说，从俄国仅山西一个省份就撤回一万多商人。人们带回了大批金卢布纸票子，但已分文不值，只好用来做糊墙纸。^[4]

（四）劳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由于修筑铁路和开发远东地区的需要，大量招聘雇佣中国劳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政府从中国先后招募了 15 万劳工充当修战壕、建码头、挖矿井的苦力，其中 5 万人被送往前线运弹药、抬担架。^[5]

据不完全统计，1906 年至 1910 年间有 55 万中国劳工先后进入俄境谋生。据俄官方统计资料显示，长期在俄罗斯谋生的华人 1897 年为 5.7 万人，1910 年增至 111460 万人。^[6]华工遍及俄罗斯各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45 万旅俄华工自愿加入了苏联红军和游击队与俄罗斯人一起并肩战斗，很多人为红色苏维埃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17 年国内战争时期，俄罗斯各地从彼得堡、莫斯科、顿河流域、乌克兰到远东地区的国际纵队中都有中国支队、连、营、甚至团。他们英勇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甚至斯莫尔尼宫的卫队里都有中国人组成的支队。^[7]据 1920 年彼得堡中国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统计，

当年在俄罗斯居住的华侨有 10 万人。

1926 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居住的中国人有 7.16 万人。海参崴是中国人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城市，华人口占此城人数的 21.7 %。1928 年，莫斯科有 8000 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山东人，也有少数南方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中国人开洗衣房的很多，也有做面包、针织品及皮包的。^[8]

中国劳工一向以勤劳、朴实、勤俭、厚道著称，深受俄罗斯老百姓称道。当然中国人中的企业主、商人、地主、富农，无论是在远东、中亚，还是在其它地区，同俄罗斯各族人中的有产者一样在集体化过程中被没收了财产。他们中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关押。

（五）十月革命后的华侨华人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旅俄华工是阶级兄弟，乡村的中国农民是劳动人民，苏维埃政权之初无内外之分，一律平等待之，并做了大量改善提高华侨华人生活条件、社会地位的工作。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政府逐渐以国家利益第一的原则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远东地区中国常驻人口及流动人口的增多，中国人自成体系的社团群体、语言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引起苏联政府的疑心和警惕。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干脆将远东地区，特别是滨海地区的中国人或驱逐出境，或疏散至偏远农村。另外在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运动中，很多中国侨民被无辜枪杀。

据 1937 年 1 月苏联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苏中国人有 38527 人。1939 年下降到 32023 人。^[9]这三万多中国侨民同苏联人民一道参加了卫国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空前友好密切，两国间开展了全方位的友好往来与合作。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大批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绝大多数学成后回国，但也有个别由于婚恋嫁娶关系留在了苏联。这些人大多在文教卫生、传媒领域工作，如今未去世的，也都已白发苍苍了。他们的后代一般都俄国化了，少数人可听懂或讲点汉语，但不

会写汉字。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后感到远东地区劳动力奇缺，曾想邀请 100 万中国劳工到西伯利亚从事森林采伐，最终因担心中国人太多会危及远东的边疆安全而作罢。^[10]

1962 年“塔城事件”有 6 万多人从新疆到了苏联。其中多数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他们留在了中亚及西伯利亚地区，同当地民族融合在了一起。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中苏两国关系冻结，民间往来基本中断。华侨华人多数回国，留下来的也努力与俄罗斯人同化。

据前苏联官方统计数字显示，1959 年，苏联境内有 2.6 万名华人。到 1989 年，全苏联总共剩下 11335 名华人，其中母语为中文的只有 3738 人，余者 7303 人母语为俄语。也就是说，后者实际上是华裔。^[11]至此，华侨华人在苏联可以说非常少见了。

二、苏联解体后的华侨华人

（一）改革与两国关系正常化给中俄两国人民提供了重新往来的机会

1991 年 12 月独联体成立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变成了十五个独立的国家。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上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引导、帮助和策划下，俄罗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休克疗法。首先将国有资产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象征性地均分给了全体国民，然后迅速拍卖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在短短的十几个月之内就基本完成了从国家调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完全放开、彻底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

这种突发性的社会断裂造成了各行各业的失调、失控，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日用百货商品严重匮乏，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人民生活一落千丈，社会上各种矛盾尖锐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独联体各国急需外援，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欢迎一切外国人、外国商品及外国资本的进入。为此，俄罗斯从法律方面大大简化了邀请、签证、外国人注册公司的程序和条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外国人进来、本

国人出去都变得异常容易。

在此背景中，前苏联的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向了美国及西欧发达国家。而流进俄罗斯的是欧美大财团的投资、贷款，高加索地区的战争难民，前苏联各共和国的部分社会精英和靠体力谋生的劳动大军。中国、印度、土耳其、越南、韩国等国的生意人也纷至沓来。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俄两国关系解冻，政府之间逐渐发展相互友好与合作的关系。这为两国民间交往敞开了大门。

20 世纪 50 年代延续下来的公务互免签证制度及 1992 年在北京签署的《中俄两国关于互免团体旅游签证的协定》极大方便了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90 年代初，中俄边境上开放了很多口岸，双方可互免签证进行七日游，有效地激活了边境地区的旅游和贸易。

有了这些方便条件，中国人开始大量涌向东欧，其中到俄罗斯的最多。

据中国官方统计，1993 年因公、因私到俄出差或旅游探亲的中国人为 75.1 万人次，1997 年为 44.9 万人次。^[12] 据俄国边防的统计，近年来每年进出俄罗斯边境的中国人基本稳定在 50 万人次左右，其中多数持旅游签证，包括各边境口岸进出的人数。持旅游签证到首都莫斯科的中国人，2001 年为 3 万人，2002 年为 4.1 万人，2003 年由于受“非典”影响，截止 7 月 30 日为 2000 余人。^[13] 由此看来，进出俄境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中俄接壤的边界地区活动。

十多年来，在俄罗斯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支人数大约十几万人之多的华侨华人队伍。这支队伍由下列几类人员组成：

第一类为私人企业家及个体经商户；第二类为个体打工族，包括翻译、医生、武术教练、厨师、建筑工人、菜农等；第三类为国家大型企业、公司驻俄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第四类为国家教育科研部门的互换学者、公派及自费留学生。此外，还有使馆国家公务人员、媒体记者等。其中第一、二类占据常驻俄罗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他们代表着 90 年代俄罗斯新生华侨华人群体的主流，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点。本文将重点介绍他们的情况。

（二）早期留学生为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和商贸穿针引线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中国教育部开始逐渐恢复同苏联互派进修生、研究生、本科生的工作。到 90 年代初，中国每年向苏派遣留学人员的总数都在 200 人以上。

这些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到苏联各高校、研究机构普遍受到热情接纳和格外的关注。

一来是因为新奇：20 多年来苏联的校园里已没有了中国学生，街道上难能见到中国人。但 80 年代中后期，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并且翻译出版了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学、气功、武术方面的书。这样一来，中国在苏联人的眼里不仅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楷模，而且具有古老东方智慧和神秘的色彩。

其次，50 年代中国留学生的聪明好学，勤奋朴实，严肃认真，遵纪守法，给苏联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第三个原因是：五六十年代中苏友好的气氛以及中国向苏联出口的物美价廉的商品，给苏联人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那些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去苏联留学的学子们也未辱使命，他们谦虚谨慎，刻苦读书，印证了苏联人对 50 年代中国留学生的印象。

当 90 年代初首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是苏联物资匮乏、服装奇缺。皮夹克、牛仔服，一件可卖十倍的钱。而苏联国产的一切产品及在那里的吃住行都便宜得不可思议。于是后来的留学生就会带几件皮夹克，卖掉后能顾上一年的饭钱。也有人用卖皮衣的钱买书、油画、钢琴、提琴、俄产的望远镜、裘皮大衣等贵重而便宜的东西。这就是中俄“倒爷生意”的源头及雏形。

然而，公派留学生并未在“倒爷”的路上走下去。那时，恰逢国营、民营、私营、个人潮涌俄罗斯的浪头。他们中的很多人或以翻译的角色，或以中介人的角色，或跳槽去国家公司以公司工作人员的角色，卷入闯俄大潮。他们懂语言，了解国情，在中俄开始的全民商贸大战中起了引路人和牵线搭桥的作用。

但是，90年代在俄罗斯做生意赚大钱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靠他们做翻译、文化水平不高、在国内已有10多年经商经验的大小公司的商人和个体户们。所以当时评论闯俄罗斯的中国人时流行着一句话：有钱的没文化，有文化的没钱。今天，这批留学生多已成为国内某些单位优秀的领导、学者、研究人员，或公司骨干。下海经商的也已学会了“游泳”，成了大小不同公司的老板。也有部分早期留学生近水楼台，利用自己与俄罗斯母校的关系做起了为中国自费留学生服务的中介生意。大批自费留学生通过这条途径到独联体各高校学习。

根据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处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俄国留学的公费生、自费生加在一起有1万多人，估计还有5000多人未去教育处登记。

（三）留学垃圾，损坏中国人形象

独联体各高校招收外国学生的目的是赚钱。因此，他们简化入学手续，降低入学条件，不进行入学考试。只要学生没有违法行为，不会中途开除。

中国自费留学生的语言文化基础、智力水平及综合素质良莠不齐，留学目的也各不相同。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办个学生身份，打工挣钱方便，这种人只交学费，不上课。有一部分人是想认真读书，虽然语言基础差、压力大，但经过几年努力学习，毕业后也能用自己所学到的俄语知识在国内或俄罗斯的中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但某些从国内来的高考落榜生则是在混文凭。他们在国内没有考上大学，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盲目迷信外国教育，以为出国留学，孩子就会前途无量。他们不惜花大钱，将孩子送出国门。岂不知在国外读书的难度远远大于国内，学生面临的压力和难关多于国内大学数倍。这些缺少自制力、无父母管教的孩子，上课听不懂就一言不发，或者干脆就不去上课，考试时花钱找人替考，或给老师塞钱，蒙混过关。他们无法与俄罗斯老师、同学交流就与中国人扎堆。每年交完学费有地方吃住就算了事。钱花完了就向父母要。有的嫌学校宿舍居住条件不好，就到外面租房子住。

这种学生在俄国混四五年之后，能用俄语

应付日常生活就算不错了。有人说，“目前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整体形象很差，他们当中部分人没有追求，没有志向，男女同居混日子的多。他们是当代留学生中的垃圾，大大地败坏了中国留学生在独联体各高校的形象。”

据几所大学针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本科生在认真读书的占留学生的50%，硕士生占10%，博士生占5%。校方发现，多数硕士生、博士生在做生意或者打工，本科生在玩。最终能够完成学业的只占留学生的20-30%。^[14]

（四）国营公司进军独联体市场首战挫败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内大到中央各部委、省市厅局，小到区县经委、工厂，都响应中央号召看好独联体市场。纷纷组团去考察，匆匆忙忙派人去投资。结果多数公司兴高采烈、满怀希望而去，不过一年半载就赔光启动资金，铩羽而归。少数能勉强维持几年，最后还是全赔光，经济损失更惨重。只有个别国营专业大公司靠政策垄断行业，或受命操作国家级合作项目在运营赚钱。

国营公司开发俄罗斯及整个东欧市场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市场调研不够，未真正了解所去国家的市场行情及有关政策法规。二是用人不当。主持工作的人多数不具备到国外工作的能力、条件和素质。有的人不懂外贸，不懂俄语，更不了解国情国策，还胆小怕事。三是国营体制的局限性很难适应俄罗斯混乱而多变的自由市场。四是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了社会的无序状态。旧的法律法规部分废除，部分保留。新的法律法规与现实常常自相矛盾，执法者很难依法办事。五是俄罗斯官僚腐败，黑社会猖獗，上层领导忙于权利争斗，国家管理调控社会的能力极端衰弱，政局极度不稳。另外，俄罗斯海关、运输、银行服务不配套，卢布汇率跌宕起伏，企业倒闭停产，老百姓手里没钱，购买力低下。

总之，俄罗斯贸易、投资环境十分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大型的国营公司很难像西方国家那样，同俄罗斯做正规贸易。

（五）从“倒爷”生意一波三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卢布每月都在以 10 % 的速度贬值。95 % 以上的居民收入低微，没有购买力。无论西方资本家怎么会做生意也难以大量销售自己的产品。这恰恰为当时质量不算好，但价格便宜的中国商品留下一个市场空间。

中俄两国的个体户们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抓住两国经济发展互补性的契机，借助于边境游、国际列车，肩扛手提做起了罕见而独特的跨国倒买倒卖生意。发展到后来，通过海陆空包机、包税的运输方法将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俄国官方为了解决危机时期的国计民生，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自己国家的“倒爷”和中国的“倒爷”一起闯出了一条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丝绸之路”。

中国“倒爷”们在 90 年代初，一般手头只有几万块钱。他们大都是摆地摊者，也有部分下海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留学生。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他们的特点是没有顾虑、胆子大、决心大、敢闯、敢干、能吃苦、聪明。但是，鱼龙混杂，他们中不少人文化水平低，不会俄语，不了解俄罗斯的国情民情，更不懂当地法律和国际贸易，综合素质比较差。

然而正是这批“倒爷”将中国的日用百货由小到大逐渐推向了俄罗斯及东欧市场。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大大小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为繁荣俄罗斯及东欧市场起了巨大作用。据俄罗斯贸易发展部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俄民间年贸易额已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差不多相当于两国之间的正式贸易额。^[15]可见民间“倒爷”贸易在中俄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如今，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许多城市都有以中国货为主的大型批发市场。莫斯科集装箱市场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集装箱市场前身是莫斯科体育学院的一个操场，现在已扩展为占地 16 万平方米、有 10 个大区的百货商品集散地，辐射整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各地，成为东欧最大的批发市场。

这个市场以集市贸易的方式批发、零售来自中国、土耳其、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货物，

既不用交税，也不用做会计报表。华商在这里卖自家货得到的钱从俄罗斯的洗钱银行汇回国内即可。即使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也可以在这儿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很多南方的厂家都派自家的亲戚朋友在这个市场上直销自产的商品。有些商品价格之便宜超过国内。但是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中不乏假冒伪劣产品。

在莫斯科的中国人 80 % 都在这个市场上或做老板、经营自己的摊位，或给别人打工、扛包、看摊、卖货。这里每天从早晨六点开始就会陆续有人来买货，直到傍晚。

据熟悉市场的中国人估计，约有 3 万多中国人在这个大市场工作。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占比例较多的是东北三省、内蒙、北京、天津、山东、四川、福建及江浙人。其中有 40 % 的人居住身份不合法。

（六）独特的华人群体

虽然走过了 10 多年的创业历程，在经济上形成了一定的实力，但是中国人在俄罗斯尚未建立起庞大的华人居住区。中国人多数集体居住在一些固定的宾馆和大学宿舍楼里，工作则在集装箱市场和其他几个批发市场。他们有着自己的通讯方式、精神食粮和餐饮业。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莫斯科有了中文寻呼台、手机、中文电话卡、卫星中文电视等服务。仅莫斯科一个城市就先后发行过十几种中文报纸：如《世纪日报》、《龙报》、《莫斯科华人报》、《莫斯科华商报》、《莫斯科晚报》、《路讯参考》等。这些报纸每天的发行量大约在 500 - 1000 份。办报的老板一般靠广告收入，以报养报。据说办报收入每月可达 5000 - 20000 美金。

莫斯科、彼得堡目前已开有 200 多家档次不同的中餐馆。中餐馆的利润很高，最低在 60 - 70 %。中餐馆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吃家乡饭的便利，而且丰富了俄罗斯人的饮食业。很多俄国人都爱吃中餐。有的有钱人甚至从中国请厨师住到家里，以便天天吃中餐。

围绕着中餐业，形成了许多配套的产业服务。如俄罗斯许多地区及莫斯科郊外有中国人在租地种粮食、蔬菜，做粉条、豆腐、生豆芽、养蘑菇等，不仅供中餐馆用，而且供应食

品市场及超市。如奥姆斯科有一对中国东北兄弟经营一个很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年收入达150万美金，好的时候能收入五百万美元。

在远东及俄罗斯其它一些地区，从中国来的建筑劳工也很多。他们或与俄方合作，或单独承建工程项目，也有搞装修的。

2000年以前，由华人盘踞的各宿舍楼不仅是住地，也是仓储批发货物的地方。在这里各种服务周全，不仅有中文电视、中文书籍、音像带租赁、翻译、办身份、中餐厅、换钱银行、理发美容、中医中药、中国食品小卖部等，而且还有出租车、搬运工、旅游公司等。一个不会说俄语的中国人在这个环境里生存，感觉不到任何不便。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过年过节、唱卡拉OK、打扑克、搓麻将，彼此交流信息。除了卖货、逛街需同俄罗斯人见面、打交道外，其余都像在国内生活一样。

另外，中国人还形成了自己的社团组织。如华人商会、妇女联合会、华人华侨协会、福建同乡会、温州鞋会、武术家协会等等。

有人估计，全俄罗斯共有常住中国人口13万人。俄罗斯有位学者撰文说，常住中国人口有20万人。^[16]实际上很难估计到底有多少常住人口，因为他们是流动和不登记的。

中国人进入俄罗斯的目的绝大多数是做生意挣钱，没有长久留驻俄罗斯的打算。因此十几年来几十万中国人进进出出，全俄罗斯却只有几百人加入了俄国国籍。自1992年到现在，莫斯科市获得俄罗斯国籍的华人只有36人，原因主要是婚恋嫁娶。^[17]

90年代末俄罗斯学者做过一个社会调查，与俄罗斯人缔结了婚姻关系的中国人在莫斯科有2.8%，在哈巴罗夫斯克有4.4%，在海参崴有3%。^[18]如果不是婚姻关系，愿意加入俄国国籍的中国人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缺少安全、稳定、保障感。

（七）华侨华人在俄罗斯各国移民中的地位

苏联解体以来共有700多万移民涌进了俄罗斯，其中70%都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居民，这实际上是自身历史的遗留问题。

据俄移民局官员在2002年11月22日透露，10多年来离开俄罗斯的移民有300万人（新华社2003年10月11日的消息说有10万人移民国外），而有700万移民涌入俄罗斯，其中涌入的移民中人数最多的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分别为200万和150万人^[19]。余者也大都为独联体各国的公民，还有一些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索马里、苏丹等国的难民。

欧美及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少有大量移民涌入俄罗斯。这些国家多为大老板及企业的高层策划、管理者在俄国进行短期的出差或相对长期的工作。他们人数少，层次高。俄罗斯人对其有仰慕之情。大量来的是旅游观光的西方人，他们有钱，所以受欢迎。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外国移民主要是指中国、越南、阿富汗、印度、土耳其及一些国家的留学生，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留学生较多，他们中有不少人上完学后便留下了。在外国人中，中国人人数最多。据内务总局提供的数字，长期凭正式登记、有工作卡、每年延期居住在俄罗斯各地的中国人稳定在3万人左右。无正式登记及工作卡的估计有十几万人。

据莫斯科内务总局统计资料显示，每年以工作目的来莫斯科的人数稳定在8000-9000人：2001年为8157人，2002年为9070人，2003年上半年为4286人。

由莫斯科内务总局登记在册的中国长住人数近年来稳定在11.8万人。截止到2003年7月30日，持劳动许可证者为7337人，代表处工作人员为5787人，留学生为2623人，有长期居留证者为115人。

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普罗宁2003年10月9日说，根据莫斯科边防进出统计数字来估计，长居莫斯科的中国人大约4万人。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大约有2万多非法居留者，即未到内务总局登记或签证已经过期的。但是实际查处的并不多。内务总局2003年8月份提供的数据为：2003年上半年共查出中国非法居留人员1910人。其中，有249人被驱逐出境，有7人被押解出境。

目前，在莫斯科登记的中资公司有2000

余家。

近5年来，中国劳工的数量在莫斯科稳居第一，占登记在册的外国劳工总数的24%。^[19]排在第二位的是越南人。主要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一批为越南政府偿还债务的劳工及其后来的一批亲戚朋友，也有部分留学生。他们多数会说点俄语，熟悉俄罗斯国情。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就开始在苏联做起倒买倒卖的生意。这些人可谓“中俄国际倒爷”的启蒙老师。90年代初，炒外汇，办地下换汇点，买通俄国官员为中国货物进行灰色清关，在自由市场上、地铁通道里卖东西等，都是越南人的营生。占第三位的是阿富汗人。他们多为战争难民，其中有很多曾是前苏联驻阿军队的盟军官兵及其亲属。他们主要集居在塞瓦斯多波尔宾馆批发中国、印度或土耳其货物。

另外，印度、韩国、土耳其人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人数也不少。但他们的资本相对比较大，主要办公司，搞批发。他们多住在宾馆或民宅。

三、俄罗斯人眼里的中国人及中国商品

任何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华侨华人十多年来在俄国的存在，俄罗斯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也自然有不同的评价。

（一）便宜的商品、廉价的劳动力

多数普通俄罗斯人认为，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带来了大量便宜的商品，填补了俄罗斯十多年来商品严重不足的市场，为大多数收入低微的老百姓带来了经济实惠，缓解了俄国因实施激进改革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生活危机。中国人的商贸旅游和留学也给俄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俄罗斯的市场经济，特别是远东地区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哪个城市有中国市场，那里经济就会活跃一些，老百姓生活就会好一些。笔者曾经在莫斯科遇见一位来自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黑河对岸）的俄国小伙子。他说他的故乡因为与中国人和中国经济进行合作，生活水平几乎与莫斯科的市民差不多。就业率高，物价便宜。人均月收入在100美元左右。这个有着22万人口的城市，

长年居住着1500名左右的中国人。每逢周末，布市的市民也常到中国采购或旅游。

几年前，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副区长曾含泪上书，请求俄国外交部、海关不要取缔中俄边界互免签证旅游的政策。因为这将意味着给成千上万靠旅游生存的滨海地区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21]

虽然中国货以便宜著称，但是90年代涌入独联体市场的那些假冒伪劣的中国产品，直接破坏了俄国人对中国人及中国产品的印象和感情。近几年来，这种局面逐渐得到了改善。俄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正规厂家的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价格也比西方各国同类产品便宜得多。因此，对中国商品的兴趣又逐渐浓厚起来。有眼光的俄罗斯商人都都看好了中国市场，正在积极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媒体常有报道说，远东地区中国劳工受当地百姓的好评和雇佣者的欢迎。很多使用中国劳工的俄国公司都认为中国劳工勤劳朴实，听话守法。他们吃苦耐劳，效益高，不酗酒闹事，价格便宜。总而言之，雇佣中国劳工很合算。

（二）“中国移民威胁论”

在俄罗斯，反对和排斥中国人的势力也不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新闻宣传媒体对中国人在俄罗斯的负面大肆渲染。

电视、报纸上曾曝光中国人、越南人住的宿舍楼拥挤而肮脏，人的形象愚昧而猥琐；中国餐馆的卫生不符合标准；中国人在俄罗斯进行非法生意，偷税漏税，将假冒伪劣产品弄到俄国来骗走大量现金外汇等等。

广播里曾报道，远东地区由于实行互免签证旅游，有无数中国非法移民趁机进来，留居当地，或深入俄罗斯各地，有朝一日一觉醒来，远东已不再是俄国的远东了。

还有的人写文章说，十年之后俄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会比俄罗斯人还多。

如果打开俄罗斯的新闻网页，会随处发现大量关于中国移民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文章。说中国在搞人口扩张，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等等。

更有人恶意污蔑说，莫斯科的中国餐馆是

中国安全部侦探的“掩体”，华人社团用钱在官僚中拉关系，积极推行中国安全部的利益。^[22]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拉林在1995年做过统计，仅1993年至1995两年间，俄罗斯各报刊就刊登了150多篇文章，提醒“黄祸”的复燃。^[23]

除此之外，有些政治家、杜马议员和政府官员也有强烈的排华情绪。他们瞧不起中国人，不喜欢看到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更不希望俄国走中国的改革之路，崇拜并追随欧美。

另外，在俄罗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道路后，部分人产生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俄罗斯人这些年生活贫穷都是外国人造成的，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土地，一切外国人都应滚出去。“光头党”便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

（三）社会学家们的观察、分析和建议

然而，大部分学者还是能实事求是、客观地看待所谓“中国移民威胁论”和“黄祸”复燃问题的。

政治学博士米·阿列克谢耶夫在对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情况进行调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移民会威胁俄罗斯吗？》的文章。此文用事实说话，论据充足，结论客观。文章认为，“即便是从1994年到1999年第一季度所有来自中国的‘未返回者’都留在滨海边疆区，他们加在一起，也只是俄罗斯报刊以前刊登的令人惊恐数字的很少一部分”。阿列克谢耶夫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就是在中国人临时聚居的地方也不过几十人，而不是像报刊说的那样几千人。而且被问到的中国人，只有极个别表示愿意加入俄国国籍”^[24]。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博士、主任研究员阿·拉林2002年在《远东问题》第6期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口扩张”问题》一文中说，“在俄罗斯不存在什么人口扩张问题”。他列举了俄罗斯太平洋地区边防管理局和滨海边区派出所1998年的统计资料。全年从中国来滨海区的总人数为7.3万人，其中有6.1万人是通过免签旅游途径过来的。除292人外，其余全部返回了中国。从1998年11月

到1999年3月有41人违反了边界法规定。从1996年到1998年间抽查的数字显示，来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只占220万当地人口的0.3 - 1.1%。因此说，目前“在远东地区存在着中国人以非法移民的形式，搞人口扩张的危险性”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维·拉林也指出，“对远东地区出现中国人现象，当地居民没有必要恐惧”。^[25]媒体之所以常有文章夸大、歪曲事实，耸人听闻，是因为俄国有些政权机构部门希望在“中国威胁”论的压力下，显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多得到些财政拨款。上层政治领域里追随西方派则常以“中国威胁”论作为手中的论据。^[26]

叶利钦时代，国家给新闻彻底自由，常有记者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各种新闻。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从百姓到官员对中国移民、人口扩张的威胁有所担心、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的潜意识中有以下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远东地区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中俄之间历史上有领土纠葛。他们认为，从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都没有忘记“失去的土地”。他们担心，再过20年，更强大了的中国会对俄国提出领土要求。

普京总统在视察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时说：“如果当前不采取有力措施发展远东，那么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几十年后就基本上说日语、汉语和朝鲜语了。”^[27]

有学者认为，“中国危险”论是敏感的话题，分析此问题时要谨慎用词，但是“危险”是潜在的，不排除中国通过人口扩张来渗透远东，“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就我乌拉尔山以外的领土主权的冲突”，预计15 - 20年后可能会发生。原因如下：

（1）中国人口多，资源少，而相邻的远东恰好相反，地大物博，人员稀少。

（2）中国经济、军事日益强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俄罗斯则相反，在走下坡路，远东同中央权力机构的关系越来越松散。按照移民理论，超级大国往往会向外扩张，强行移民

占领土地。

(3) 经济持续发展决定中国对西伯利亚这块宝地和宝地上的原料产生兴趣，早在沙皇时期中国人就在那里非法淘金，弄走很多资源。

(4) 中国政府总想用自己的大量劳动力资源和金钱换取我们的自然资源。^[28]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将来发展下去不是不可能出现中国以人口扩张的形式渗透、影响西伯利亚，并最终回到“曾失去的土地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达连柯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俄罗斯公民对中国关注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我们伟大的邻居。必须很好而无偏见地去认识、理解它。否则不可能同这个有着12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睦邻合作。”他指出，“客观地去看中国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外一些媒体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臆测是毫无根据的”。^[29]

四、俄联邦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及其对各国移民的总体政策

(一) 联邦政府面对中国侨民及其贸易方式的矛盾心理和两面性政策

进入21世纪后，就国际政治大局而言，俄中两国是战略伙伴的关系；就经济贸易而言，中俄是天然互补的好伙伴。近年来两国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互相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关系越来越密切。然而，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中国人在俄罗斯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原因既有中国人的问题，也有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和政策问题。

首先，中国商人、打工者的群体里存在很多护照、签证过期的非法居留者，还有偷渡者，干脆没有护照。其次，这种10多年来形成的“倒爷贸易”是建立在偷税、漏税、灰色清关等非正常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它给国家税收管理造成黑洞。俄国人称之为“影子经济”。实际上，这是俄罗斯目前整体经济领域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不配套、不完善造成的。可以说，俄罗斯全国所有的企业都在偷税、漏税。有个俄罗斯人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就是“灰色经济”。联邦政府总想整顿，但积

重难返，法不责众。

但是自90年代末以来，俄罗斯政府时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企图肃清市场，遏止“倒爷贸易”。连续几年来，边防抑制、刁难中国人入境，海关对中国货进行特别监督检查，警察在街上见到中国人必查护照，所以那一段时间里，来俄罗斯的中国人即使是护照、签证正常，也常常会受到侮辱性的检查。而税警则对市场上通过包机包税进来的中国货进行大规模查封、没收。1999年，罚没查封了所有莫斯科中国人积聚的皮衣、服装批发楼。2000年，警察时时出动查封中国人的仓库和集装箱。在两年多的查封过程中，中国商人总共损失了几亿美元的货物。当时大有将俄罗斯的中国个体商人置于死地的感觉。但是这两年又继续网开一面。包机、包税依然存在，市场直销的形式依然是中国商户的主要经营方式。只是警察不再三天两头去查封仓库了。但中国人的日子并未太平。

2003年5月，莫斯科市政府借口中国在闹“非典”疫情，组织强力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突击检查中国人聚居的宿舍楼，以不符合卫生条件为由，查封关闭了19处中国商人聚居的宿舍楼，并且限期两天内全部腾空、搬走。致使几千名中国人一时无处可去。据说在此次行动中查出400多个护照、签证不合法的中国人。警方将他们拘留，然后遣送回国。

不过，俄政府对中国人的政策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在位领导的政治倾向性和个人好恶，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人的行为和业绩。

据说，奥姆斯克州的领导对中国人就很好。中国人在那里租地种植蔬菜，如果有当地人偷菜被抓住，偷一棵菜，罚一千卢布。警察也不敢随便敲诈中国人。

克麦罗州副州长在一次俄联邦州长会议上接受南方日报集团记者采访时说，“非常欢迎中国人到我家乡去租种土地！”^[30]

这就是俄罗斯矛盾的处境和俄罗斯政府对中国侨民既警惕、排斥又需要的两面性政策。

(二) 10年来俄罗斯政府移民机构和总体政策法规的演变

苏联时期几乎不存在移民问题，即使有，

也是偶发性的。所以，没有国家范围的系统工作及相应的法律章程。苏联解体后，面临人口大迁移的局势，俄罗斯联邦政府于1991年12月成立了移民人口委员会。1992年6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移民局。移民局制定了“俄罗斯移民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实施办法”，在各地设办事机构，调节移民出入。敞开国门，大举欢迎外国公民来俄国投资经商。

俄联邦政府于1992年5月颁布了关于给予难民和被迫移民者帮助的《移民长期纲要》。

1998年联邦政府又制定了新的移民纲要，规定要限额接受难民，制止非法移民入境。

2001年开始起草新的《移民法》，主要原则是吸引对国家经济建设有用的人才移民俄罗斯，这些人才包括各种专家、体育、文化事业的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

2002年2月20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国籍法草案》。新法律规定，获得俄罗斯国籍需具备的首要条件是在俄罗斯境内居住5年以上，其中每年出境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第二个条件是申请者在申请加入俄罗斯国籍的时候必须放弃原有国籍。第三是申请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外国公民必须掌握俄语。

另外，对那些与俄罗斯公民结婚的外国申请者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政策：与俄罗斯公民结婚时间超过三年，在俄罗斯境内只要住满一年，就有权申请加入俄罗斯国籍。^[31]

2002年6月21日，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

2002年11月，俄联邦政府又批准了《关于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颁发临时居住许可的规定》，并且为了加强对移民的监督管理力度，联邦政府将移民局划归内务部管理。

内务部移民局的领导安·契尔年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说在90年代初移民局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难民和被迫移民者的权利的话，现在重点已经转移到了保障国家安全和本地居民的利益上。同时，不使外来人员的权利受损害，并且创造来我国的有吸引力的条件。”

也就是说，从管理机构、法律条文到移民工作的内容原则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001年2月，俄联邦政府工作会议通过

了2015年之前俄罗斯的人口政策纲领。该纲领规定，到2015年前俄罗斯将接受长期居住的移民400万人，并增加帮助移民的开支预算。^[32]

十多年来，俄罗斯的移民政策由刚开始的敞开大门、接纳一切愿意来的人，演变为逐渐有限制、有选择接纳投资者、专家、科学技术人才和国家短缺的劳动力，有计划地消化、解决前苏联解体后遗留下的人口国籍问题，并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加以制约，实施严格的监督措施，防止对国家无用、有害的移民流入，或者滞留以及抑制、排斥移民在经济领域或就业领域对本国公民的竞争。

为解决好移民问题，俄罗斯还加强了同前苏联国家、欧洲以及联合国等有关组织的合作。到目前为止，无序盲目的移民流已基本终止。内务部系统正逐渐对现有的移民实行严格的注册、登记、监督管理，并驱逐非法移民，以利用合法移民的潜力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

俄罗斯移民问题的主要焦点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移民交换，其次便是中国、越南、阿富汗等国的移民管理问题。2003年，莫斯科市政府移民事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斯米多维奇对外公布说，目前在莫斯科工作并在警察局登记过的外国侨民有100万人，还有300万人未登记，他们属于非法移民。^[33]目前，在俄罗斯不合法的移民大约有150万人。这意味着今后摸清、驱逐不合法移民将是俄罗斯政府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五、俄罗斯华侨华人的前景瞻望

俄罗斯地大物博，人烟稀少。自1992年起人口开始负增长。根据俄联邦统计中心2001年1月1日的统计数字，1992年至2000年共减少人口350万人。从1990年起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因为除了自然减员外，很多人迁往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34]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各行各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移居西方各国。如今在国外各科研机构工作的俄罗斯科研人员多达50多万人。^[35]

普京认为,“想搞经济建设,只能是吸引外资、吸引人才、利用外国劳动力来实现恢复俄罗斯强大帝国的愿望。”

据专家估计,俄罗斯每年需要大约 70 - 80 万移民劳动力。俄罗斯对移民需求的目标首选的是那些前苏联国家的人,因为他们懂俄语,好融合,也便于管理。

据俄总统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维克多·库兹涅佐夫透露,俄罗斯每年要接受 40 万移民,主要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也有一部分其他外国移民。俄联邦政府决定,每年增加帮助移民的开支预算,并制定保障外国移民居住和工作的方案。俄罗斯在移民问题上,可说已经走向成熟。政府一方面积极接纳对国家有利的移民,另一方面又坚决打击非法移民。^[36]

对于中国移民,俄罗斯非常警惕。俄罗斯害怕没有文化、不懂俄语的体力劳动者大量移民。因此俄国有关部门对中国人的邀请、签证、入境、落地签等都卡得很严。办理劳动许可证、长期居住等所要求的条件是很多中国个体商人难以达到的,使得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觉得进出俄国非常不方便。

在大市场上做生意或打工的要想把身份办合法就更难了。他们常常只好求助专门办身份的中国公司做假身份。这些专门靠给中国人办假身份挣钱的公司多同俄国各相关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有默契的合作。于是很多中国人在这里的存在方式都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所从事的生意也是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这样,强力执法部门任何时候都可找到理由或驱逐这部分人,或没收其货物。

另外,十多年来,俄罗斯政局一直不稳,政策朝令夕改。还有一部分俄罗斯人怀着很强烈的仇视外国人的民族情绪,中国人在这里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感。

中国人要想保住自己在俄罗斯已经开辟的商业阵地,必须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自己的形象:

一是要在商品质量上把关,尽量组织价廉物美的优质产品到俄罗斯市场,改变中国商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形象,提高产品竞争力,重新树立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的形象。

二是要在目前还尚浑浊的市场贸易大潮中,逐步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进货渠道。摒弃“倒爷”式的游击队作风。注册公司,合法经营,合理避税。使中俄之间的贸易逐渐走向正规化。

三是提高华商自身的素质。这里包括提高文化水平、学习俄语,了解俄罗斯国情、民情、法律、法规。要积极向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

中俄两国的国情决定了双方经济往来有极大的互补性,21 世纪中俄又结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历史的发展注定了中国和俄国会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贸易领域里中俄合作前景广阔,俄罗斯市场对中国人来说,大有可为。

但是,这里呼唤高层次、有文化、有胆识、有能力的实业家,需要有实力的大公司开发。现在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已进入尾声。不久的将来俄国会步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新的阶段出现新的机遇,需要新的力量介入。已在俄罗斯的华侨华人会经过一次大浪淘沙式的筛选。国内看好俄罗斯市场发展天地的人又有一次介入的机会,就看谁能把握住俄罗斯新时期的发展机遇。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旅俄华侨与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华侨华人的历史、阶层结构、经济实力、心理状态和发展前景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一是由于中俄两国地缘政治关系造成的;二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两国关系造成的;三是俄罗斯目前的政策法规及政治经济形势造成的。

20 世纪长时间的间断和新时期的突发性涌入,也是旅俄华侨华人鲜明的特点。

总体上说,新一代旅俄华侨华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到现在只有 10 多年的历史,这个社群还处在初级发展和形成阶段,它有着极大的漂浮性、不确定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俄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邻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贸易、军事,还是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俄之间都有着极大的合作空

间。只要两国政府及人民能够继续从大局出发,放弃偏见,解除不必要的顾虑和隔阂,团结互补,那么中俄两国将会在 21 世纪一起腾飞。旅俄华侨华人也会在俄罗斯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找到更广阔的前途。

[注释]

- [1] 参阅薛衔天:《中俄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9 月。
- [2] 《俄罗斯各族人民》(*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 150 页。
- [3] 参阅阿·拉林(*А. Г. Ларин*):《在俄罗斯的中国人》(*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社,2000 年,第 22 - 33 页。
- [4] 参阅李希曾:《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
- [5]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 103 页。
- [6] 《远东统计通报》,1924 年 1 - 6 月,第 6 页(*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областно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юань 1. январь июнь 1924 г. - с 6*)。
- [7] 参阅 *Китай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боях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власть* (1917 - 1922) - М 1961。
- [8] 转引自阿·拉林(*А. Г. Ларин*):《在俄罗斯的中国人》(*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第 13 页。
- [9] 《俄罗斯的民族》(*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 193 页。
- [10] 参阅《赫鲁晓夫回忆录》(*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М 1997. - с 351)。
- [11] 参阅《国家与民族》,圣彼得堡捷立达出版社,1999 年。
- [12] 张红:“浅析旅俄华侨社群的构成特点及经商活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38 页。

- [13] 根据俄罗斯内务总局提供的信息。
- [14] 石流、林子:“俄教育体制与中国留学生面外观”,《莫斯科华人报》2003 年 4 月 30 日。
- [15] 张举玺:“发展中俄贸易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莫斯科华人报》2001 年 9 月 7 日。
- [16] [18] [25] [26] 《远东问题》2002 年第 6 期,第 56, 57, 60 页。
- [17][20] 莫斯科内务总局国际合作局局长尼古林 2003 年 8 月 1 日提供的数据。
- [19] 《莫斯科晚报》2002 年 11 月 24 日。
- [21] 叶夫根尼·维尔林:“黑色现金与黄色危险”,《观察家》杂志 2002 年第 11 期,第 69 页。
- [22] 韦且斯拉夫·卡斯梯柯夫:“中国是我们的大哥吗?”《事实与论据》周报 2002 年第 48 期。
- [23] 维·拉林:《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协作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 年,第 72 页。
- [24] 《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1 年第 5 期。
- [27] 《独立报》,2000 年 7 月 21 日。
- [28] 维·盖利博拉斯:《俄罗斯的中国现实》,莫斯科:2001 年,第 311 页。
- [29] 米·列·吉达连柯:《中国:文明与改革》,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 年,第 5 - 6 页。
- [30] 《21 世纪环球报道》,《南方日报》集团,2002 年 7 月 22 日。
- [31] 人民网,2002 年 2 月 22 日。
- [32] [36] 石流:“加入俄罗斯国籍容易吗?”,《莫斯科华人报》2001 年 10 月 9 日。
- [33] 张举玺:《莫斯科表示——不欢迎非法移民》,《莫斯科华人报》2002 年 5 月 9 日。
- [34] 瓦卡诺夫:“哦,我们是亚洲人”,《独立报》2002 年 8 月 6 日。
- [35] 林竹:“俄罗斯‘人才劫’”,《南方周末》2003 年 7 月 17 日。